



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

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

〔西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 著

商务印书馆

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

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

〔西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著

陈恕林 等译

张连根 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Wolfgang Leonhard
**AM VORABEND EINER NEUEN
REVOLUTION?**

Die Zukunft des Sowjetkommunismus

C. Bertelsmann Verlag

1975

内 部 发 行

是 一 次 新 革 命 的 前 夕 吗？

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

〔西德〕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著

陈恕林 等译

张连根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 毫米1/32 15 7/8 印张 331 千字

1980 年 3 月第 1 版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800 册

统一书号：3017·253

定价：1.25 元

出版说明

《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的作者沃尔夫冈·莱昂哈德, 1921 年生在维也纳, 1935 年随母迁居苏联, 在苏读书; 1943 年起在苏从事反对希特勒德国的进步活动。1945 年, 他随乌布利希等一行回到柏林, 曾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门工作和在高级党校任教。因反对斯大林, 他在 1949 年 3 月从德国的苏占区辗转逃到西德, 专门以研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业。

苏联是处在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 作者搜集了一批所谓苏联问题专家的材料和论点, 分成五大部分, 共二十二章; 每章又分若干论题并一一加以评论。本书的重点是研究苏联, 同时也涉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者的根本观点是错误的, 例如反对马列主义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 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为一切老机会主义者喊冤并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和法西斯专政的根本区别, 胡说社会帝国主义的内外政策的根源之一是所谓“斯大林主义”; 等等。

由于本书资料比较丰富, 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研究和批判的材料, 现将全书翻译出版, 供有关单位和读者参考。

译文基本上按原书体例。书中提到的人物甚多, 凡能查

到一点线索的，我们都试加注释；若有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出。

1978年3月

本书的第一部分由陈恕林译，第二部分由张伯幼、吴衡康等译，第三部分由宁瑛译，第四部分由金雄辉译，第五部分由王昭仁译，全书由张连根校订。

前 言

我以为，议论一下苏联未来有可能怎样发展的问题，今天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首先，由于一个普通的，仿佛已是传统的缘故：苏联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国家对未来的目标担负着更重的义务。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是以实现未来目标的名义完成的。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胜利后的第一句话就是献给未来的题词。关于苏联未来发展的细节，从1917年到今天，苏联主要领导人——其中有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曾发表并非含糊不清的，而是明晰和精辟的见解。在苏联，共产党执政，它的纲领是实现一个未来的目标，并确切地规定了这一目标为共产主义。党纲最后庄严地许诺说：当今的这一代人将会见到这一目标的实现。居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的国家学说，以一种简直可以令人忌妒的肯定语气宣称，它能预示将来的发展——在那些指定为广大居民阶层必读的理论教科书里，它已喋喋不休地预示了将来的发展。

由此可见：无视将来，就无法懂得苏联，就无法理解苏联。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目前的现实。毫无疑问，苏联目前正处在矛盾之中，矛盾的一方是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社会关系，矛盾的另一方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组织结构和教条所构成的陈旧

制度。这一矛盾可能导致苏联政治和苏联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一书的书名理应表达这一深刻的变化过程。书名并不意味着我把武装革命看作是苏联未来发展的唯一可能性。但是,我不能完全排除这样一种发展,我必须把它连同其它许多可能性一起加以考虑。再说,革命绝不等于街垒战、机关枪、巷战和坦克。从广义上来说,革命也可能是,制度本身发生决定性的和深刻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可以完全不使用暴力加以完成。

关于苏联未来远景的讨论并不是新近才有的。从1917年到今天,生活经历极不相同、世界观或政治目标彼此大有差别的人,对苏联将来可能的发展都曾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关于苏联的前途发表过自己看法的,除了已经提及的苏联领导人,从列宁到赫鲁晓夫,和为数众多的苏联思想家外,还有许多西方的学者(其中有弗雷德里克·巴洪^①、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②、罗伯特·康奎斯特^③、默尔·芬索德^④、伊林·费切尔、乔治·凯南^⑤、鲍里斯·列维茨基、里夏德·勒文塔尔、克劳

① 弗雷德里克·巴洪(1911—),1943—1947年曾任美驻苏大使,著有《美国的苏维埃形相》、《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苏联的外国宣传》等著作。——译者

② 布热津斯基,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译者

③ 罗伯特·康奎斯特(1917—),英国作家,英《观察家》等杂志的撰稿人,英皇家文学学会会员。——译者

④ 默尔·芬索德(1907—),美国的俄国研究中心的领导人。——译者

⑤ 乔治·凯南(1904—),美国历史学家,1925年起从事外交工作,曾在美驻苏使馆和驻德使馆工作,1952年任美驻苏大使,次年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回到美国后在进修学院历史研究系当教授。——译者

斯·梅纳特^①、鲍里斯·迈斯纳、艾尔弗雷德·G·迈耶^②、伦纳德·夏皮罗^③和休·塞顿—沃森^④)。参加关于苏联远景问题讨论的还有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如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和奥托·鲍威尔^⑤)和世界知名的作家和政治家(如H·G·威尔斯^⑥、伯特兰·罗素^⑦、阿瑟·凯斯特勒^⑧和米洛万·德热拉斯^⑨)。当年斯大林时期集中营的囚犯——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尤其是近几年里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前途问题都曾作过大胆的预测。

可见,努力探索苏联共产主义未来发展问题并非新近的

① 克劳斯·梅纳特(1906—),西德政论家,1936—1945年间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夏威夷大学以及我国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任教,著有《亚洲、莫斯科和我们》、《苏联人》、《北京和莫斯科》等著作。——译者

② 艾尔弗雷德·G·迈耶(1895—),英国神经病理学家。——译者

③ 伦纳德·夏皮罗(1902—),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和教育家。——译者

④ 休·塞顿—沃森(1916—),英国人,伦敦大学的俄国历史学、斯洛文尼亚和东欧学教授。——译者

⑤ 奥托·鲍威尔(1881—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机会主义者,在英国,有人称他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未来派’的发起人”,1918—1919年当过奥地利外长。

⑥ H·G·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和政论家,有很多著作。

⑦ 罗素(1872—1970),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平主义者。

⑧ 阿瑟·凯斯特勒(1905—),美籍匈牙利人,作家,早年曾任德国报界驻中东、法国记者,1930年参加过共产党并曾游苏,后又任英国报界驻西班牙记者,被佛朗哥政权以间谍罪判死刑,由英国营救得生,1938年脱离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关进法国集中营,又因英国营教于1940年获释,1951年入美国籍。

⑨ 米洛万·德热拉斯(1911—),南斯拉夫作家,政治家,1955—1961年,因批评共产主义体制被关押,1962年因他的书《与斯大林谈话》而被重新判刑。——译者

事情。但所谓新近的事情，也许会有，这就是这里所从事的这种尝试：把上述各位人物——和其他许多人物！——的种种推测加以总结和比较，作为今天讨论和作为自己见解的基础。我之所以也认为对苏联前途的考察是必要的，是因为他们把大部分关于未来的预言几乎只集中于西欧、美洲的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最多还提到发达国家，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前景，通常只是附带提到一下。

本书的开端是一个从1917年到今天的关于苏联发展前景预测的概述。第二部分简略地叙述在居民、权力机构和苏联国内反对派中存在的、对苏联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新倾向和新思潮。第三部分是写苏联将来的对内政策，其中也写到党未来可能发挥的作用，领导的变动，工业、农业和社会领域的发展，以及法治的趋势与行政压迫之间可望出现的相互关系。

第四部分的内容是关于苏联外交方面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莫斯科——北京冲突的前景，莫斯科将来同东欧国家，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以及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都属于这部分的内容。

在论述以上这些方面的问题之后，接着在第五部分即最后一部分里是关于苏联共产主义长远发展的总预测，分成十二个论点叙述。除了谈到继续推行迄今为止的方针和政权的逐渐衰微之外，还描写了复旧势力的发展（军人专政，新斯大林主义和俄罗斯权力主义的民族国家），“自上而下实行现代化”的可能性，专家治国论^①的趋势和东西方制度的相互接近。最后探索的是对民主化和自由化寄予的希望是否有道理，

^① 指由科学技术专家或科学技术专家提出的原则来治理国家。

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有道理，而这样的发展又怎能付诸实现。在这方面，不仅可以同宗教伦理的新生再现联系起来，而且具备工人自治和有“社会主义多元论”新形式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也是可能的。

在谈到每个论点时，我试图介绍赞成的论点和反对的论点，有时在结尾时也附加上我自己的看法。我判断是非的准则是论据可靠性程度，而不是我个人的愿望。诚然，我并没有回避我个人的同情心。我明确地赞同将来朝着一个扩大的苏联版“布拉格之春”这个方向发展。我个人对苏联寄予的希望，是同部分地为苏联自然科学家安德烈·D·萨哈罗夫和为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追求的——或者谨慎地说，为这些人直至本书付印时所追求的目标非常一致的。

苏联将来发展的可能性，不仅对两亿五千万苏联公民，而且也对东西方缓和的可能性，对西方国家未来的东方政策，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多年以来，我感到遗憾的是，关于东方政策的讨论，多半只限于当前的时事，从而不得不忽视长远发展的前途问题。这些常常引人注目的东西方会晤，事后证明大部分相对地说是无足轻重的，常常过了几个月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以为，应该把东西方的关系同苏联的和与之结盟的那些国家之长期发展趋势紧密地联结起来，而不是过分强调去联系现实。依我的看法，东西方缓和的前途，根本上取决于苏联国内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可能性。苏联往何处去，这对今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

1975年2月于曼德沙德/艾费尔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分：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主义的发展在 1917 年至现在的
错误预言和正确预言中的反映 1

第一章：从列宁到斯大林：革命的热情和
官僚的暴政 1

第二章：斯大林时期：经济的跃进和大规
模的恐怖 19

第三章：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狂热
的半途夭折的改革与实用主义的
复辟 53

第二部分：矛盾和国内政治演变的动力

有关在居民、权力机构和苏联国内反对派中出现的
新动向的二十个论点 102

第一章：苏联居民中出现的新动向：年龄
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民族关系等
方面的变化 102

第二章：权力机构内部的矛盾：干部及其
派别 115

第三章：苏联国内反对派：发展和前途 140

第三部分：苏联国内政策的前景

对该体制各领域的预测	153
第一章：党的领导作用将会永存不变吗？	153
第二章：苏联最高领导层：谁是勃列日涅夫 的接班人？领导集团会发生变化吗？	164
第三章：苏联经济：赶上美国？一项根本 的改革在望吗？	177
第四章：农业、农业联合企业是解决的办法吗？ 集体农庄体制会改革吗？	192
第五章：生活水准和社会差别：在苏联也有 社会平等问题	202
第六章：民族政策：继续推行俄罗斯化还是 各民族平等？	213
第七章：在暴政和“社会主义法制”之间： 限制还是扩大克格勃体制？	226

第四部分：苏联外交政策的展望

关于莫斯科对中国、东欧、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关系的 预测	239
第一章：莫斯科—北京冲突：苏联和中国 之间会爆发战争吗？	239
第二章：苏联和东欧：给卫星国更多的独 立性吗？	263
第三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苏联领导还 想搞世界革命吗？	286
第四章：苏联和第三世界：苏联将来的活	

动是较小规模的，还是较大规模 的?	306
第五章：苏联和西方：新的对峙，还是继 续执行缓和政策?;	316
第五部分：苏联共产主义的前途	
关于苏维埃制度下可能出现的长期发展和变化的 十二个论点	339
第一章：在停滞不前和垂死挣扎之间：对 没有希望的发展的推测.....	339
第二章：极权的、新斯大林主义的专制统 治或是军事专政：关于一种复辟的推 测.....	351
第三章：有限度的现代化和技术专家统 治：对有监督的“来自上层的革命”的 推测	374
第四章 从演变发展到革命?; 对渐进的发 展的推测	392
注 释.....	462

第一部分 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主义的发展在1917年至现在的错误预言和正确预言中的反映

第一章 从列宁到斯大林: 革命的热情和官僚的暴政

布尔什维克, 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苏维埃国家——官僚主义的幽灵——在西方的崇拜者和批评者论“克里姆林宫的幻想家”——托洛茨基对前途的幻想——对1921年起执行的苏联新经济政策的预测——列宁最后的警告:“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流氓的海洋”

在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胜利之后, 列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对前途的一个诺言。那是1917年11月8日晚上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的。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业已垮台,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列宁走上讲台。美国记者约翰·里德^①这样描绘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① 里德(1887—1920), 美国政论家, 1917年以记者身份进入俄国, 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回美国, 1919年参与了创建美国共产党的活动, 为美共创始人之一。1920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死于莫斯科。——译者

“现在，列宁站在前头，双手紧紧抓住讲台的边缘，他细小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扫射着人群，等候着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这对他显然是无所谓——停息下来。他终于可以开始说话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现在我们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①

布尔什维克，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的 苏维埃国家

布尔什维克现已掌握了政权。但是，革命的目标与混乱的、为饥馑折磨的国家所面临的现实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要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布尔什维克，在一个缺少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任何条件的国家里，最初被迫采取实际的措施。这里，在1917年11月的俄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0年的预言得到了证实：“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②

① 根据德文译出。——译者

② 《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8—469页。——译者

布尔什维克处于少数地位：布尔什维克胜利后不久，在1917年年底举行立宪会议代表选举时，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能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这时矛盾就更加突出了。布尔什维克从三千六百万张选票中只得到九百万张。多数人投票支持其它较温和的社会主义党派。1918年1月18日立宪会议开幕时，七〇七个代表中只有一七五个是布尔什维克，他们得到四十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多数人支持社会革命党，一个左翼农民党，它有三七〇名代表，是最强的党派。由于立宪会议的多数代表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措施，布尔什维克便诉诸武力，动用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队伍来制止立宪会议继续活动。立宪会议被解散了，布尔什维克从此作为少数派的政党决定俄国的命运。

官僚主义的幽灵

布尔什维克当时所作的一切决定，从当时现实情况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列宁象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一样，认为这些决定固然是必要的，但却是临时的措施。然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似乎这里有时所选择的道路，导致了危险的方向。

罗莎·卢森堡，一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在其1918年1月在狱中写的这本薄薄的、但却是重要的小册子《俄国革命》中，固然赞扬了布尔什维克坚决的革命态度和它的国际主义，但同时也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蔑视党内的民主自由，并对党内日益增长的专制因素提出警告。说这样下去会渐渐导致产生一种新的官僚政治：

“苏维埃的生活也必然会随着全国政治生活的窒息而日益瘫痪。没有普选，没有广泛的新闻和集会的自由，没有自由的思想争论，每个公共机构的生活就会停息，就会变成醉生梦死的生活，官僚政治就会成为独断专行的因素。公共生活逐渐销声匿迹，几十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和工人队伍的精华随时被请去开会，为的是给领袖的讲话喝彩鼓掌，给提出来的决议举手通过。”³

布尔什维主义以后的发展表明，罗莎·卢森堡的批评和警告多么正确。在1918至1921年的内战年代里，军事的和经济的权力集中了，在经济领域内废除了已选出的工人检查委员会，企业置于国营工厂的厂长领导之下。肃反委员会——不仅不准反革命势力说话，而且也使自己阵营里的批评意见和批评思潮都无声无息。

随着布尔什维克在内战中取得的胜利，党的组织和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由于长年的内战，由于饥馑和物资的缺乏，革命的热情衰退了，布尔什维克的机构固然是继续膨胀，可是它同时也僵化了。越来越多的趋炎附势分子现在也争先恐后地挤入党内了。在唯一的执政党的内部，一个特权的官僚阶层开始形成了。

这种发展，当时就许多布尔什维克，特别是为施略普尼科夫领导下的“工人反对派”和另一个反对派“民主集中制拥护者”怀着忧心忡忡和惊慌害怕的心情注视着。

持批评态度的布尔什维克，当时已看出妨碍实现社会主义的种种危险。持不同政见的布尔什维克奥新斯基声称，“我们不赞成在‘托拉斯组织者’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主张